

# 喜起之盛—— 慶隆舞樂與清代滿洲大宴儀

■ 林士鉉

清代樂制設計之主要目的，是展現以皇權為中心的在場權力等差關係，可謂是皇權的聲音，包括：中和韶樂、丹陛大樂、中和清樂、丹陛清樂、導迎樂、饒歌樂、禾辭桑歌樂、慶神歡樂、宴樂、賜宴樂、鄉樂等等，名目繁多，其樂器、樂譜、樂章及沿革等內容，見載於《大清會典》、《禮部則例》等各種典制史籍。然而，做為少數統治族群的滿洲，之於清代樂制有何特殊角色？樂制中的宴樂又包括九種部族特色的音樂：一曰隊舞樂，一曰瓦爾喀部樂，一曰朝鮮樂，一曰蒙古樂，一曰回部樂，一曰番子樂，一曰廓爾喀部樂，一曰緬甸國樂，一曰安南國樂。<sup>1</sup>而首列的「隊舞樂」其內容即是標示滿洲中心的「慶隆舞樂」。滿洲隊舞之形式主要是兩人為一隊，故有時亦標記為「對舞」。本文即以清帝大婚、皇太后萬壽節之慶隆舞樂，尤其皇帝本人和皇族之親舞上壽，說明清宮滿洲風格的「喜起之盛」。



圖1 清 《慶隆舞樂冊頁》 冊1 慶隆舞樂章清漢文合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65



則專用於戰爭結束後的凱旋宴會（圖 3-1、3-2）。

《清史稿》整合說明清宮三大節日——元旦、冬至、萬壽節應有的慶隆舞樂，「惟行酒後，慶隆舞進，司章歌作，司舞飾面具，乘馬，進揚烈舞；司弦、箏、阮、節、拊者，以次

奏技；喜起舞大臣入，行三叩禮，循歌聲按隊起舞。」（禮七嘉禮一）此處雖省略了整個演出團隊介紹和演出前的位置所在，仍簡要描述整個表演流程，慶隆舞表演開始，首先由演唱樂章的司章開場，慶隆舞演唱人員稱司章，演舞



圖 3-1 清 《慶隆舞樂冊頁》 冊 8 平定金川樂章清漢文合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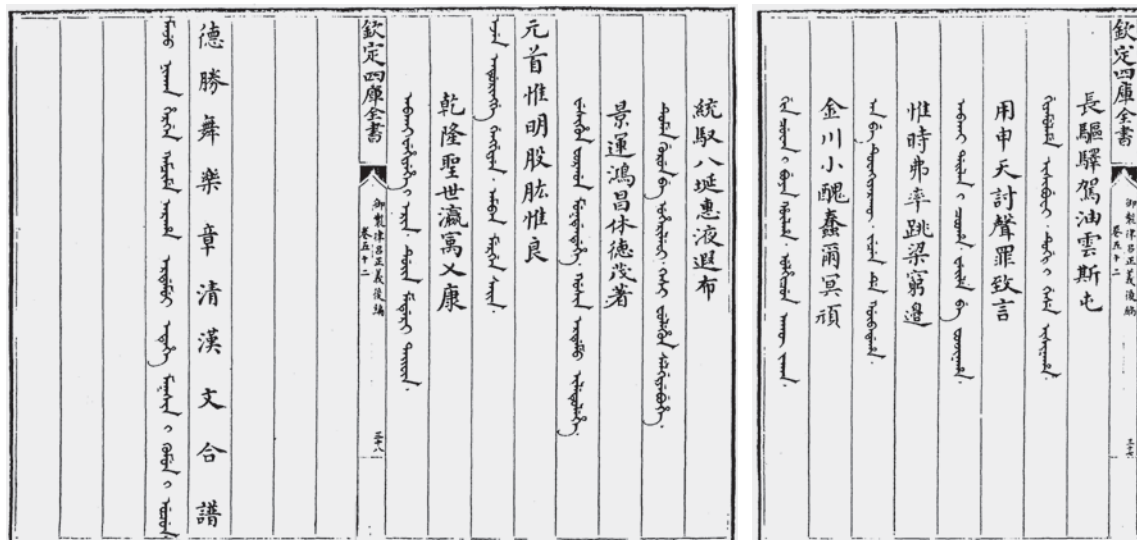


圖 3-2 清 乾隆 德勝舞樂章清漢文合譜 取自（清）允祿、張照等奉敕纂，《御製律呂正義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45，冊 216，頁 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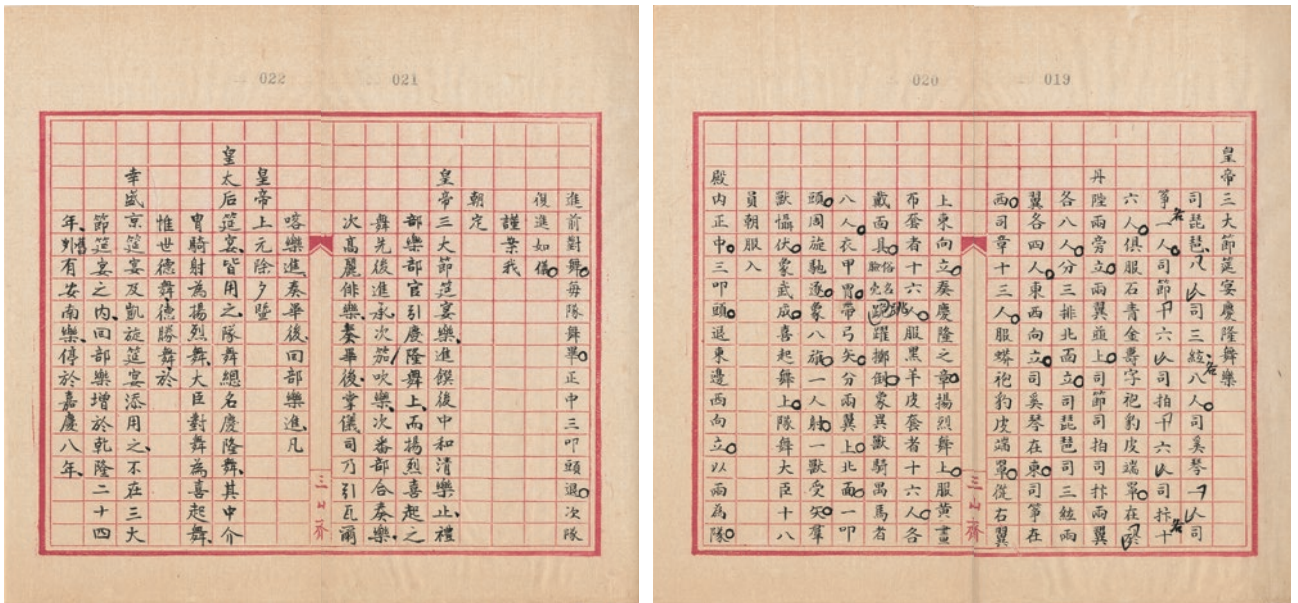


圖 4 清 余堃初輯，周爰譚覆輯 《樂志·樂典九》 清國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史 002514

人員稱司舞，司舞者有特殊裝扮、道具，演唱樂章時，上演揚烈舞，同時樂團演奏，其後，「喜起舞大臣」入殿內，在演唱歌聲中，兩人一隊起舞。比較詳細的慶隆舞介紹可參見清朝國史館《樂志》（圖 4）。

關於演唱、演舞人員的人數和來源，司章十三人，以八旗護軍校等選充；司舞之騎馬者八人，司舞稱大小司舞或大小馬護者，各十六人，以八旗護軍、領催、馬步軍等選充；喜起舞（隊舞）大臣二十二人，以侍衛選充。其服儀均有規定，可參見典制類官書，此不贅述。<sup>5</sup>

慶隆舞出現的規制、時機和地點，理應符合宮廷規儀，例如，《禮部則例》記載筵宴樂舞由各衙門先行演習，包括慶隆舞等由禮部承應，喜起舞由樂部奏派，蒙古樂曲、清音各曲由什幫衙門（蒙古音律處）承應等，然而對照院藏咸豐年間（1851-1861）一份〈每年除夕應行

預備各項樂舞〉清單，除夕當日本應於保和殿宴請蒙古王公及外國來使，亦需安排慶隆舞，此時惟該清單內禮部項下為朝鮮國俳、瓦爾喀舞，樂部項下為廓爾喀樂、細緬甸樂，並無慶隆舞或喜起舞，或許該次除夕筵宴並非在京師。<sup>6</sup>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定年於咸豐年間的〈正月十九日萬樹園應行預備各項技藝單〉，萬樹園位在熱河避暑山莊內，由檔案內容所示正月十九日，可推知這是咸豐十一年（1861）之事，因英、法聯軍之禍，避難熱河；再參照此前萬樹園筵宴的記錄，亦無演出慶隆舞的規定（圖 5）。<sup>7</sup>

然而，清代典制官書並沒有滿洲舞、樂及演出流程的完整記錄，留存圖像亦當相有限，尙待清的問題還不少。例如，慶隆、喜起等詞是什麼意思？值得注意的是，透過釐清這些演出者的滿文譯名，可提供漢文字面意義之外的理解。司章：hūhuri mukdeke maksin i niyalma，意即慶隆舞之人；小司舞（小馬護）：butu etuku i



可能是清代政典的首次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滿舞」一詞並未成為普遍的專用詞，僅偶見於《大清會典事例》（嘉慶、光緒朝）裡，三大節太和殿大宴儀的慶隆舞排場「設滿舞大臣席」，此滿舞大臣似是後來出現較多的喜起舞大臣。<sup>10</sup>指涉滿洲舊舞名稱的多樣化現象，可見一般。

又諸如初始的莽式舞的真實面目，是否內容已包括後來分類為二種風格不同的舞樂（揚烈舞、喜起舞）？乃至於慶隆舞的主題訴求是緬懷大清開國、創業肇基的尚武精神：「所陳皆遼瀋故事，作麾旄攷矢、躍馬涇陣之容，屈伸進反、輕矯俯仰之節」（《清史稿·樂志·樂一》），然而目前似乎沒有任何官書、檔案有關慶隆舞司舞人員的動作細部描述、舞步介紹，似是密不外傳之法，如此倒也呼應上述說明的「不頒太常」。

諸多問題在此雖無法深究，然就上述莽式舞改名慶隆舞來看，則和乾隆皇帝首次東巡盛京有關，其後的衍生又和重要戰勳金川之役有關；此外，文、武二舞有別之定位，明顯效法佾舞傳統。<sup>11</sup>此動態過程不只標識滿洲舊舞從部落傳統到帝國之禮，也是滿人長時期一再「參漢酌金」的禮樂表現。以下以清帝大婚、皇太后萬壽節日筵宴裡的慶隆舞、喜起舞等舞樂，說明這項滿洲舊舞的特殊定位。

## 大婚喜起

「喜起」一語出自古老經典《尚書·益稷》，帝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這是帝舜和皋陶二人對談唱和內容的一部分，表彰君臣一體成為政治典範，臣樂盡其力，故功成而百工興；進而衍生出「喜起明良」、「喜起賡揚」等成語。清代則直接援引，名之滿

洲舊舞，是為「喜起舞」，除了做為「慶隆舞」的組成部分，也用以命名樂章，成為清宮大宴儀的必要演出項目。如此一來，「喜起之盛」不僅是讚揚君臣關係，也延伸至讚揚演舞、觀舞的親貴和旗人成員所共構的關係，乃至於滿洲「傳統」。

清代皇帝大婚並非如三大節一般的節慶，可謂是偶發事件，《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已記載賜后父、后母之宴禮，乃分別於太和殿、慈寧宮舉行，奏樂、行酒等儀式如同元旦筵燕儀。因此，婚禮筵宴同樣出現慶隆舞。清朝皇帝舉行大婚共有四次，分別在順治（1643-1661在位）、康熙、同治（1861-1875在位）、光緒（1875-1908在位）期間舉行，主要是因為年幼即位。

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七日舉行光緒皇帝大婚典禮，開始冊立、奉迎等婚成禮；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五日，約二十日的大婚期程進入婚後禮最後的筵宴，皇帝於太和殿賜皇后的父親及其親族的宴會。根據當時籌辦大婚過程彙集而成的《大婚典禮紅檔》，可說明筵宴的每一個進程都以皇上為主角，也都有對應的樂曲，皇后父族進位行三跪九叩禮，丹陛大樂作，奏〈調平之章〉；尚茶，丹陛清樂作，奏〈圖肇鴻基之章〉；進爵、受爵，丹陛清樂作，奏〈寶扇祥開之章〉；皇上用饌、恩賜食品，中和清樂作，奏〈天地成平之章〉。其後到了樂曲、樂舞等節目，首先是慶隆舞登場：

是時，禮部堂司官引慶隆舞於丹陛上，司章歌作。小司舞、大司舞舞人以次進舞。次喜起舞大臣入殿正中，行三叩禮，退東旁立；司章於西旁歌曲，喜起舞大臣按對依次進舞，每一對舞畢，退正中，行三叩禮（圖6）。<sup>12</sup>

慶隆舞在太和殿外的丹陛演出，而喜起舞大臣則入殿內演舞。之後，次進蒙古樂曲及各項技藝。最後，皇后父族、入宴王公大臣，行一跪三叩禮。丹陛大樂作，奏〈介平之章〉。禮畢樂止，禮部堂官奏：筵宴禮成！鑾儀衛官贊：鳴鞭！階下三鳴鞭，中和韶樂作，奏〈林平之章〉。皇上還宮，樂止，眾皆出。<sup>13</sup>

對比《大婚圖》描繪的慶隆舞演出，畫中二處黏貼「慶隆舞」黃簽，畫面定格在進行中的慶隆舞戲劇演出之時。太和殿前的丹陛平臺

上，二組人員並立兩旁，獸形人戴著面具（大司舞、小司舞），黑衣人約十四名，形體略小的各色橫紋面具人約八名，以及八名八旗旗色的高蹠假馬人，其一鑲紅旗幟者，持拿弓箭，對準一名黑衣人，連同左右二名黑衣人舞動肢體，其餘面具人立於二旁。這應是目前所知現存、唯一描繪慶隆舞的清宮繪畫。

丹陛右側東嚮之入宴大臣後方，可見「喜起舞樂」黃簽，這是喜起舞的樂歌手先行就定位，演出時則同喜起舞大臣入太和殿內，二人



圖6 正在進行中的慶隆舞（揚烈舞）、喜起舞樂（慶隆舞司章）亦在旁準備。  
清 光緒 慶寬（1848-1927）等繪 《大婚圖》冊 太和殿筵宴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 5887 取自萬依、王樹卿、陸燕貞，《清宮生活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 176。



圖 7 清 昆岡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 56 喜起舞隊舞圖 隊舞大臣二十二人 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柏林國立圖書館藏 Pekinger Slg. 4 取自該館數位館藏：[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1041377967&PHYSID=PHYS\\_0001](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1041377967&PHYSID=PHYS_0001)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31 日。



圖 8-1 清 昆岡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 56 慶隆舞樂舞圖 司章十三人 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柏林國立圖書館藏 Pekinger Slg. 4 取自該館數位館藏：[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1041377967&PHYSID=PHYS\\_0001](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1041377967&PHYSID=PHYS_0001)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31 日。

圖 8-2 慶隆舞樂舞圖 局部 司節十六人：節，慶隆舞樂所用樂器，「左手持節若箕，右手持圓竹若箬，劃箕作聲，與樂章及各舞相為節奏。」

成對、依次進舞。或因喜起舞在殿內對著皇帝演出，相較於殿外演出者，較難描繪；縱觀此畫卷似無意表現皇帝的露臉形象。

對照和上述光緒皇帝大婚禮年代稍近的其他文獻，光緒二十五年（1899）完成的《大

清會典圖》，<sup>14</sup> 我們可以看到喜起舞大臣裝扮的〈喜起舞隊舞圖〉（圖 7），乃至於〈慶隆舞樂舞圖〉二種（圖 8-1、8-2），惟此二圖和《大婚圖》所示慶隆舞不同，《大清會典圖》所示〈揚烈舞樂舞圖〉才有象徵異獸的面具人，和張



圖 9-1 清 昆岡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 56 揚烈舞樂舞圖 騎馬之司舞八人，戴面具、服黑羊皮套者十六人。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柏林國立圖書館藏 Pekingier Slg. 4 取自該館數位館藏：[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1041377967&PHYSID=PHYS\\_0001](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1041377967&PHYSID=PHYS_0001)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31 日。

圖 9-2a 清 昆岡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 56 揚烈舞樂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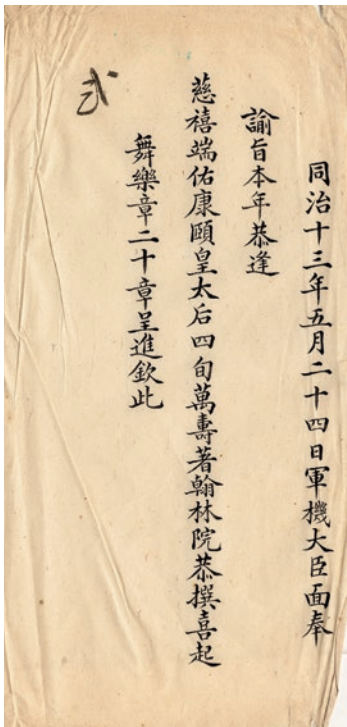


圖 10 清 〈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本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著翰林院恭撰喜起舞樂章二十章呈進欽此〉 光緒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128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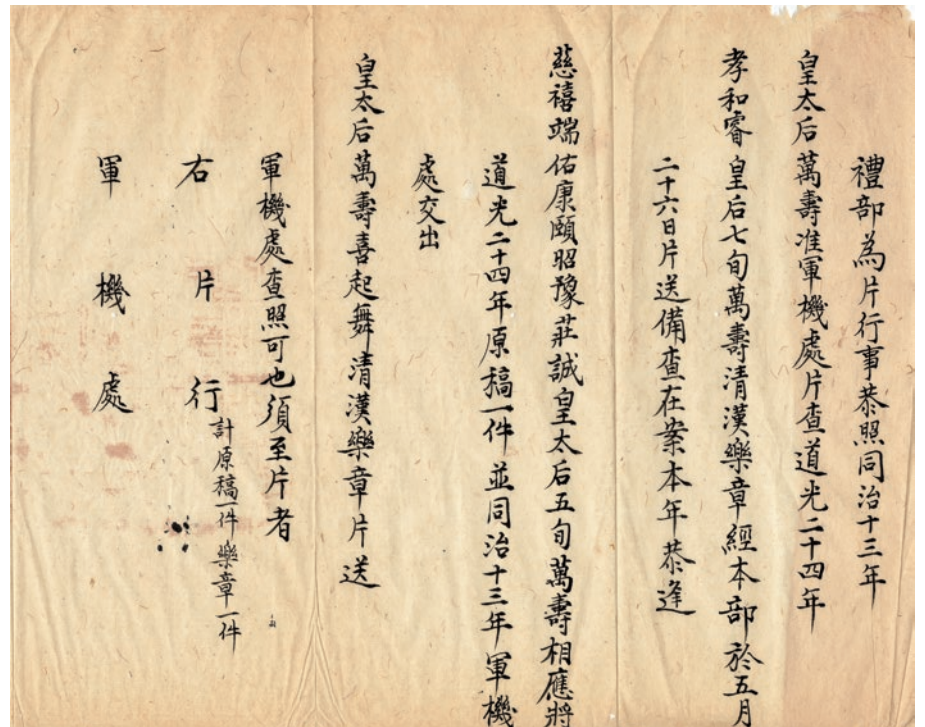


圖 11 清 〈片行軍機處：片送皇太后萬壽喜起舞清漢樂章〉 局部 光緒 10 年閏 5 月 20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128704



圖 9-2b 清 昆岡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 56 揚烈舞樂舞圖 局部

弓扣矢、騎馮馬者（圖 9-1、9-2）。可見《大婚圖》描繪的「慶隆舞」實為典制官書所載的「揚烈舞」。

《大清會典圖》等政典將慶隆、揚烈、喜起三舞並置同篇，對演出人員的人數、衣冠、進退場要點均有說明，衣著為黃畫布套以及黑羊皮套，對照圖中大司舞黑衣面具人約十四人，而小司舞約八人，且服各色衣著，這和《大清會典圖》所示人數各十六並不相合。<sup>15</sup>此外，《大清會典圖》雖有〈慶隆舞樂圖〉，圖示裡司舞者似有肢體擺動，但圖說內容並沒有任何動作說明。慶隆舞司章十三人，先立於殿外右翼，面向東方，演唱樂章，後同喜起舞大臣入殿。如此觀察，《大婚圖》的「喜起舞樂」黃簽處，應該就是慶隆舞司章人員，惟人數至多十人。另應有樂團包括司節人員十六名，節是手持的箕狀樂器，飾以紅漆，繪有虎頭，十分顯著，然而圖中並不得見。

總之，對比《大清會典圖》二者所示名稱和隊伍成員、服飾等要點略有出入，訴求紀實的圖像和典制官書所示規範並不相同。《大婚圖》仍是目前所知唯一可見描繪演出中的慶隆舞（揚烈舞）圖像，提供今人想像太和殿筵宴盛況，及慶隆舞演出的精彩片刻。

## 萬壽喜起

皇帝的生日，或皇太后的生日，是三大節之一，若遇上逢十大壽，則特別舉行祝壽儀式，這種萬壽慶典舉行的次數顯然多於皇帝大婚。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本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著翰林院恭撰〈喜起舞樂章二十章〉」（圖 10）；《清史稿》注明皇太后四旬萬壽，〈喜起舞樂二十章〉，其首章：「皇太后萬壽無疆，孝忠共仰當陽。多福符三祝，維天降百祥。」

光緒十年（1884），慈禧皇太后（1835-1908）五旬萬壽，其萬壽節為十月初十日，為編寫〈喜起舞樂章二十章〉，禮部比照同治十三年調取道光二十四年（1844）〈孝和睿皇太后七旬萬壽清漢樂章〉以資參考之舉，此次籌辦五旬萬壽則將道光二十四年原件，加上另由軍機處送交同治十三年〈皇太后萬壽喜起舞清漢樂章〉進呈御覽（圖 11）。《清史稿》將〈孝和睿皇太后七旬萬壽清漢樂章〉定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題名為〈慶隆舞樂九章〉，首章曰：「日升月恆兮，天行不息。惟聖母之壽，與天無極。」光緒十年太后五旬萬壽所用〈喜起舞樂〉，首章曰：「至哉坤極，悠久無疆。猗歎令德，合撰含章。堯門疊瑞，姒幄披祥。一人有懌，萬壽彌臧。」

這些皇太后、皇帝所用萬壽樂章，在道光二十五年之前，均是題名為〈慶隆舞樂〉，慶

隆之名，包括：為三大節筵宴所用之〈慶隆舞樂九章〉，首章曰：「於鑠皇清，受命於天。光延鴻祚，億萬斯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太上皇筵宴（〈慶隆舞樂九章〉）；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七旬萬壽（〈慶隆舞樂二十章〉）；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太后八旬萬壽（〈慶隆舞樂十八章〉）等等，均是「慶隆舞樂」，而非「喜起舞樂」，喜起一名用於樂章則多見於晚清同、光年間，可見喜起之名和慈禧太后有直接關係。

現存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旬萬壽，當時所用〈喜起舞樂章二十章〉，樂章標題僅以滿文表示：eldeke inenggi（萬壽節）maksire（跳舞）kumun i ucun（樂章），即是舞蹈音樂之歌曲，「喜起」即是「跳舞」，本意十分樸素；樂章首章曰：「皇太后福壽同綿，皇帝仁孝兼全。天佑聖母，錫之大年」（圖12）。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刻意於是年正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舉行慈寧宮筵宴，據同、光兩朝帝師翁同龢（1830-1904）的日記，二十五日當皇帝、王公大臣、蒙古王公、文武百官等均出席，此時

的慈禧太后猶如太上皇帝，雖大宴群臣於慈寧宮而非太和殿，慶隆舞依舊是必備宴儀。<sup>16</sup>

關於慈禧太后七旬萬壽喜起舞的安排，院藏檔案可資了解具體办理流程。武英殿大學士、署翰林院掌院學士王文韶（1830-1908）先於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奏陳〈七旬萬壽喜起舞樂章二十章〉，待欽定後，便可交送喜起舞演習；復於七月初一日，將翻譯清文的滿漢合璧樂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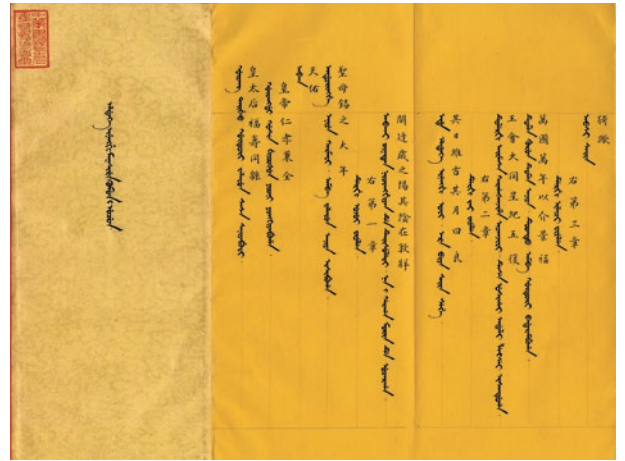


圖 12 清 〈壽辰歌曲目（皇太后六旬萬壽喜起舞樂二十章）〉 光緒朝局部 滿文標題、樂章前3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5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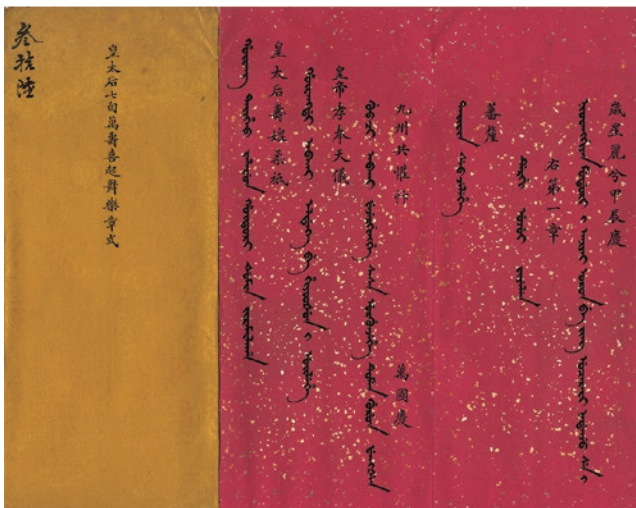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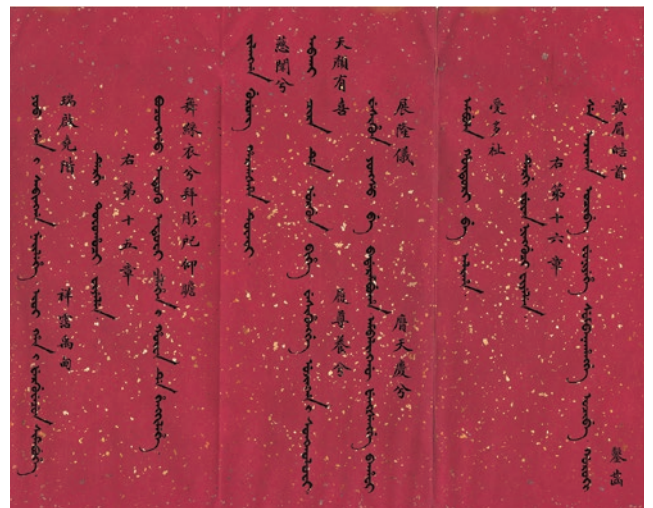


圖 13 清 大學士王文韶等 〈皇太后七旬萬壽喜起舞樂章式〉 光緒朝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162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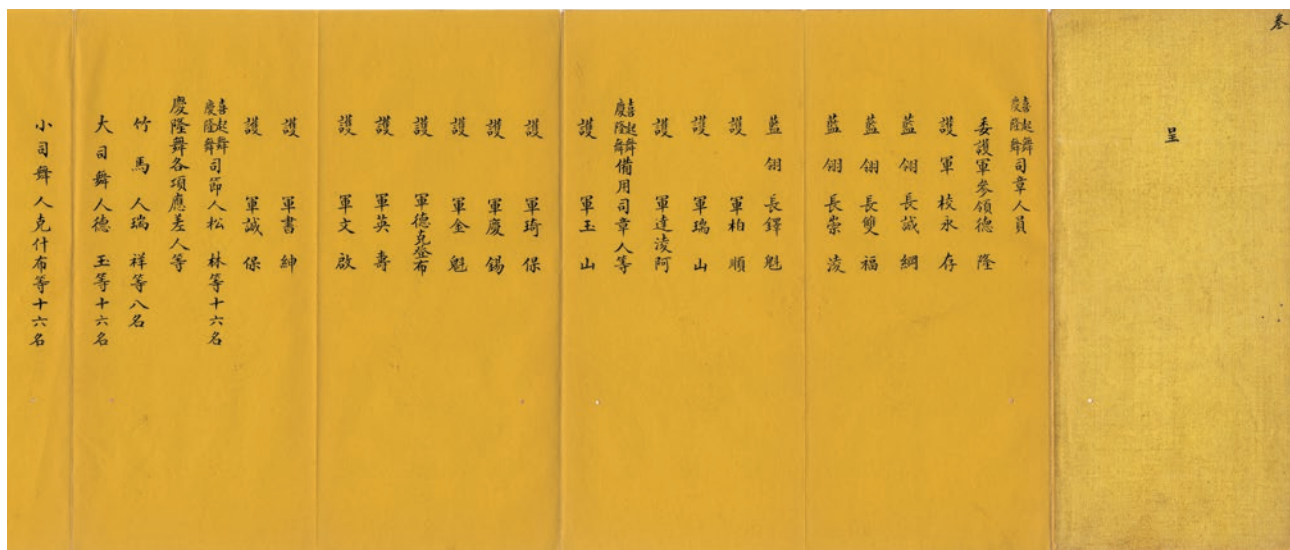


圖 14 清 〈(皇太后七旬萬壽)喜起舞慶隆舞司章人員名單〉 光緒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145091

以附件清單形式，恭呈御覽（圖 13）。<sup>17</sup>此外，亦奏陳演出人員名單，如現存〈喜起舞慶隆舞各項帶領承應人員名單〉內名列七十二名，又有〈喜起舞慶隆舞司章人員名單〉（圖 14）所示喜起舞、慶隆舞司章人員計有九位，且並未分別開列，可以確定是由同一批人負責此二舞，同時開列備用司章人員九名；喜起舞、慶隆舞司節人注明「松林等十六名」，人數合乎《大清會典圖》所載，此外，「竹馬人瑞祥等八名」，這是上述持弓箭射異獸象徵八旗者，「大司舞人德玉等十六名」、「小司舞人克什布等十六名」，人數合乎《大清會典圖》所載。<sup>18</sup>慶隆舞發展至此，其內容所指是揚烈舞，慶隆舞不只是滿洲舞的總稱，也取代了揚烈舞的名稱。

### 綵衣喜起

關於上述多次有慈禧皇太后萬壽筵宴均演出喜起舞，而光緒皇帝本人的角色又是如何？他的角色也是「進舞」，且並非「對舞」，而

是獨舞。這是清代典制官書沒有列為儀典規範的部分。據《實錄》記載，光緒十年十月初七日，於於慈寧宮舉行五旬萬壽筵宴，「上捧觴上壽，綵衣躬舞，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進舞。」這應是光緒皇帝的綵衣躬舞初登場。光緒二十年十月，太后六旬萬壽節的系列典禮之一，十二日，光緒皇帝率領近支王公等進舞，地點由慈寧宮改至皇極殿。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一日，於頤和園仁壽殿亦舉行萬壽筵宴，據翁同龢的記錄，光緒皇帝曾於是月初五日，詢問翁同龢，「進舞禮節是否於親舞（一次）後，即穿龍褂入座，抑侍立俟近支舞畢始坐？」所謂近支舞，是指近支王公等之以次進舞；而十一日午初時刻，「仁壽殿近支王公宗親宴，上躬進舞（一次），恭親王等皆綵衣進舞（十對，皆兩次），執事者、內監、內務府大臣皆不與，五刻畢。」<sup>19</sup>這種在宗室皇族的筵宴場合，光緒皇帝親自進舞一次，恭親王等則綵衣進舞，形式是由親王

等人，分十對，進舞兩次，這是專屬於皇族親貴的上壽儀式。又據《實錄》記載，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慈禧太后懿旨除賞賜恭親王奕訢（1833-1898）等承辦此次慶辰典禮，妥慎周詳有功，又諭內閣，賞賜此次筵燕之喜起舞大臣札拉豐阿（?-1898）等二十四人，其中多屬侍衛；綵衣進舞之近支王公恭親王、慶親王奕劻（1838-1917）等二十人，亦有賞賜，二十人之數也正可和上述翁同龢記錄的十對進舞相符。

再由「五刻畢」之說，或可推知整個進舞歷時約七十五分鐘，皇帝和親貴等進舞 21 次，平均每次進舞時間約三分半。此外，雖然翁同龢沒有特別記錄光緒皇帝是否穿也戴綵衣，然而據前引光緒皇帝對於是否於親舞後，「即穿龍褂入座」的疑慮，可推知皇帝本人進舞和入席服飾並不相同，目前尚不知皇帝的綵衣是何種樣式。

由上亦可知，綵衣進舞是皇帝和親貴親舞

上壽的專稱，惟尚未見得有關綵衣進舞的相關史料，是否有別於喜起舞，亦不可知，卻也不能排除綵衣進舞使用和喜起舞相同的曲調和舞式，因為前述和慈禧太后有關的萬壽節樂章，都是題名為喜起舞樂章。由皇上為首的皇族親貴為皇太后進舞上壽的行動最早可見於康熙皇



圖 15 清《大清聖祖仁皇帝滿文實錄》卷 241 滿文本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至三月（壬午，正月十六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 012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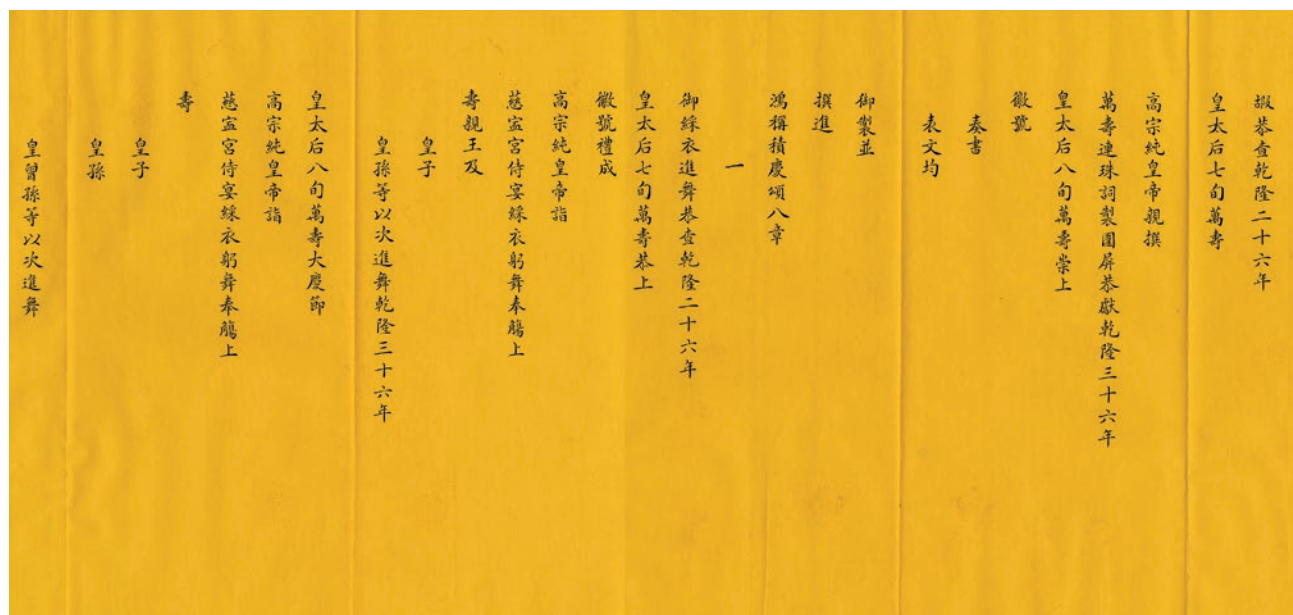


圖 16 撰演樂章、進獻御製詞章、乾隆皇帝及皇子、皇孫等綵衣躬舞。  
清〈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萬壽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萬壽各慶典敬稽例案分別條款清單〉 光緒朝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44979

帝，而綵衣上壽此名則可追溯至乾隆皇帝，以下接續介紹。

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十六日，康熙皇帝為皇太后（仁憲皇太后，1641-1718）七旬萬壽大喜之慶的祝壽創舉，居然是親自起舞，從滿漢文《實錄》的簡要記載，可知皇帝事先諭示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觴。」<sup>19</sup> 按此，滿洲風格的筵宴慶典，一定會由諸王大臣進舞，說明這不只是宴會的重點節目，也是皇族內部的傳統；這裡沒有說明所用樂章內容和服儀特徵，也沒有後來才出現的綵衣之名；從清朝入關至此已超過一甲子，而向來行之的說法，若非誇大，即顯示此舞樂是內廷和皇族限定的活動，亦呼應上述的滿洲舊舞「歌辭異漢，不頌太常」之論。「是日，於皇太后宮進宴，皇太后升座，樂作，上近前，起舞進爵。」進

爵、稱觴，參照對應的滿文，*nure jafambi*，意指持執黃酒，即「把酒」（圖 15）；康熙皇帝的創意和舞蹈才藝成為一份最特別的萬壽賀禮。

乾隆皇帝親舞稱觴之舉，記錄頗多，可見於《實錄》，根據一分彙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萬壽、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萬壽之各慶典條款清單，皇帝親舞後，親王、皇子、皇孫依次進舞（圖 16）。至於乾隆皇帝本人的萬壽筵宴，由現存辦理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旬萬壽、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旬萬壽各慶典之條款清單，可知皇子、皇孫、皇曾孫全部「依次舞綵稱祝」（圖 17）。其後《實錄》亦載道光（1821-1850）、同治、光緒年間，皇帝均曾綵衣躬舞。

參照《崇慶皇太后八旬萬壽圖貼落》圖中所示場景，這是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慈寧宮皇家筵宴，畫面定格於皇上綵衣進舞、捧觴上壽之後（圖 18）。<sup>20</sup> 畫中「娛親」的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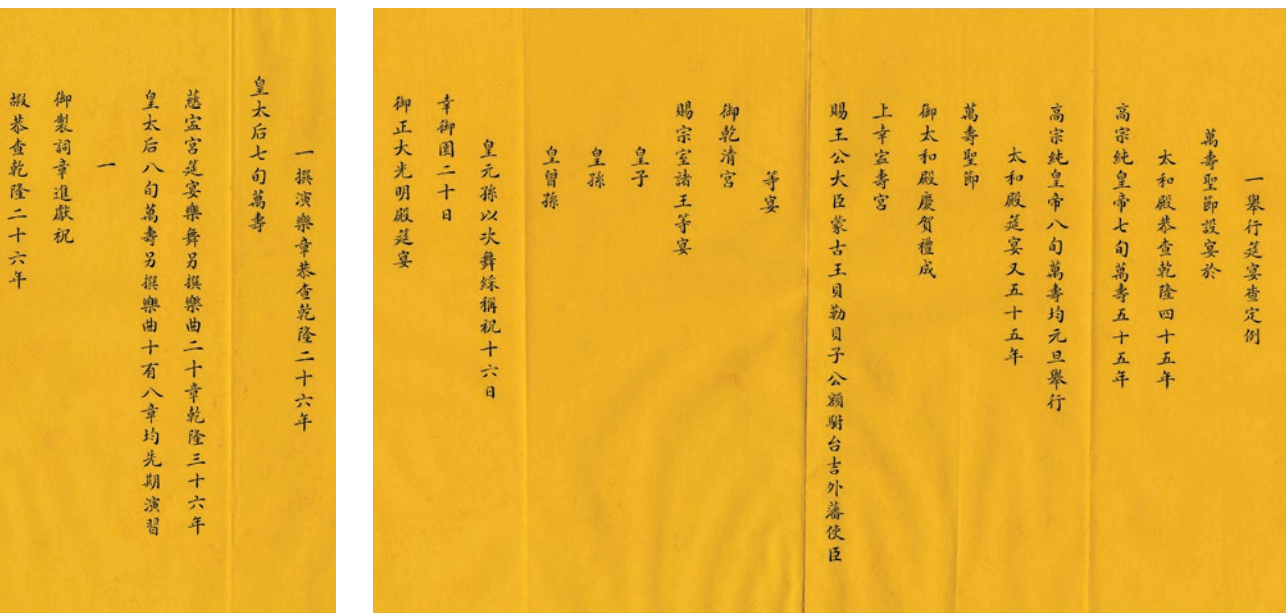


圖 17 皇子、皇孫、皇元孫舞綵稱祝。  
清 〈乾隆四十五年七旬萬壽、乾隆五十五年八旬萬壽各慶典敬稽例案分別條款清單〉 光緒朝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44980



圖 18 清 姚文瀚 崇慶皇太后八旬萬壽圖 貼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 00006541 取自林姝,《崇慶皇太后的萬壽慶典圖》,《紫禁城》, 2015 年 10 期,頁 44-55。

務是由正在殿外戲耍的十名小皇孫們執行，惟他們並沒有穿戴可稱為「綵衣」的衣飾。「綵衣」和「進舞」、「稱觴」、「上壽」等結合，始自乾隆年間，沿用至清末，這當是挪用老萊子「綵衣娛親」這個源遠源長的孝道典故，為滿洲舊舞增添的綵衣新裝。

## 結語：從部落傳統到帝國之禮

儀式即是日常，關於一切美好人生的祈願，無不需要儀式，或以禮樂典制看待，或以巫術魔法視之，都只是不同文化脈絡的表現。清宮三大節之大宴儀、皇帝大婚、皇族親貴躬舞上壽於內廷等等所用禮樂，其中的滿洲風格正是清代皇權最具特色的族群因素。滿洲舊舞原稱莽式（maksin），進入宮庭後進而儀式化，舞、樂合體，雖然改稱慶隆舞、喜起舞、揚烈舞等等名目，又有以皇帝為首的綵衣進舞形式，其政治地位恰如從民俗土風舞躍升成為國宴標準舞；載入政典後，逐漸標準化，確實是從部落傳統到帝國之禮。然其內核要件始終是莽式，官書記載未詳，然而故有「歌辭異漢，不頌太常」之論。

乾隆年間以喜起命名舊舞，晚清的滿舞樂章尤其愛用喜起之名，「喜起」源自「喜起之盛」典故，其字面意義是明君良臣關係的舞樂譬喻，

就實際清宮舞樂的內容而言，是指喜起舞大臣之起舞上壽，又做為慶隆舞的組成部分，是以侍衛選任；而若以皇帝為皇太后親舞而論，喜起之喻同時也以宗室親貴之內部成員為範圍。滿洲風格的「喜起之盛」不僅是讚揚君臣關係，也延伸至演舞、觀舞的親貴和旗人成員，乃至於滿洲「傳統」。滿洲慶隆舞一方面成為內廷、外朝均可演出和被觀看的舞樂，而司章演舞人員均是來自八旗、侍衛，故另一方面又成為族群界限的標幟，尤其內廷皇族的綵衣進舞場合乃是皇族親貴、少數重臣方能參與和觀禮，又成為標示差異的場域。

康熙皇帝開創為皇太后的萬壽筵宴親舞稱觴，其後除了自乾隆皇帝以降重大節日均在太和殿、保和殿等外朝空間的筵宴，上演慶隆舞、喜起舞，展示尚武精神的滿洲舊舞傳統，還延續皇族親貴成員於內廷筵宴必用莽式舞的慣習，進而以綵衣娛親故事包裝舊舞，名為綵衣上壽。即使在慈禧太后刻意扮演強權皇帝的筵宴儀式，慶隆舞依然必備。總之，清代皇帝和皇太后，舞樂禮儀和滿洲舊舞，透過「參漢酌金」的操作，成為清代皇權不可分割的組成要素。至於滿洲舊舞的內容、樣貌和定位還有哪些「參漢酌金」的表達與操作，值得進一步考究。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註釋：

1. 國史館校注，《清史稿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4，卷108，志八三樂八，頁3057。為精省篇幅，以下內文引用《清史稿》之處僅標示《樂志》之次（樂一、樂二等）。
2. 本文除了顯示史料來源之引文，以下內文統一寫做莽式。
3. 國史館校注，《清史稿校注》，冊4，卷108，志八三樂八，頁3066、3073-3074。有關慶隆舞規制及新增舞樂，另參（清）嵇璜、劉墉等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清朝通典），卷64，樂二，頁9-11；又據（清）托津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423，樂部十四樂章七隊舞，「初定豐澤圓樂章，亦名慶隆舞，乾隆二十五年改名德勝舞」，頁18，以上引自「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erm.library.ntpu.edu.tw:8443/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5年7月20日）。

4. (清)允祿、張照等奉敕纂，《御製律呂正義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5，冊 216，頁 377-369、501-498。
5. 參見(清)昆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柏林國立圖書館藏內府朱絲欄精寫本），卷 56，樂二十六，樂舞十一，頁 1-9。各官書記載分散且內容不一致，是討論慶隆舞議題的困難之一，例如喜起舞大臣的人數，有十八人和二十二人之別，據《清史稿》載嘉慶十四（1809）「增隊舞大臣四人」（樂一），似是人數變化的時間點。
6. (清)特登額等奉敕纂，《欽定禮部則例》（清道光間刊本），卷 142，祠祭清吏司，樂舞，頁 1，引自「漢籍全文資料庫」。〈每年除夕應行預備各項樂舞單請圈定〉（附件 1 件），咸豐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35826；此件檔案內容是二張清單，目前定年於咸豐朝，但未詳其根據。又咸豐皇帝則曾於咸豐十年因英、法聯軍避難於熱河，據《清實錄》記載是年除夕筵宴蒙古王公於避暑山莊勤政殿，並非紫禁城保和殿。
7. 《宮中檔奏摺》，〈正月十九日萬樹園應行預備各項技藝單〉，咸豐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35848；《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 341，咸豐十一年正月戊申（19 日），「上御萬樹園大樞次，賜王、大臣、官員、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茶果」，頁 1061；關於萬樹園筵宴，參見(清)松森等主修，恭額等總勅，福敏等纂修，《欽定理藩部則例》，卷 11，屬從事例中，頁 10-13，以上引自「漢籍全文資料庫」。
8. (清)賚尚阿等奉敕撰，《欽定理藩院則例》（滿文本，柏林國家圖書館藏道光 23 年刻本），卷 18，宴賓上，頁 27-28。關於慶隆舞的滿文譯法，也有只出現 maksin 的現象，例如：〈平西慶隆舞樂章清漢文合譜〉即是一例，參見《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 45，冊 216，頁 513。筆者目前未見滿文「揚烈舞」的寫法，待進一步考察。
9. 錢德明於 1779 年把〈平定金川頌〉法文譯本，寄信給十八世紀法國內政部長亨利·貝爾坦（Henri-Léonard Bertin, 1702-1792），內含滿文頌詞的羅馬拼音，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參見龍雲，《錢德明：18 世紀中法間的文化使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58-59。初步判斷錢德明翻譯的〈平定金川頌〉的滿文頌詞，並非乾隆年間第一次金川之役結束後製作的〈平定金川樂章〉（又名〈德勝舞樂章〉，其清漢文合譜版本參見圖 3；《清史稿·樂六》題名〈慶隆舞樂一章〉），詳情有待進一步考察。
10. 以上各朝《會典》、《大清會典事例》引自「漢籍全文資料庫」。
11. 國史館校注，《清史稿校注》，冊 4，卷 108，志八三樂八，頁 3073：「凡佾舞武用千戚，文用羽籥。千戚曰武功之舞，羽籥曰文德之舞，祭祀初獻以武舞，亞獻終獻以文舞，惟先師廟、文昌廟初獻、亞獻、終獻皆以文舞焉。若大雩，則童子十六人衣皂衣，持羽翳，歌而舞皇舞，凡此皆隸於佾舞者也。」
12. 徐瑞蘋、李靜，〈光緒大婚全紀錄：《大婚禮禮紅檔》〉，《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 年 1 期（總 141 期），頁 146。慶隆舞樂演出的時機和地點，包括三大節於太和殿、皇太后萬壽節於慈寧宮，以及除夕筵宴內外扎薩克之蒙古王公及外國來使於保和殿，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欽定禮部則例·道光朝》、《理藩部則例》等官書記載，演出所立丹陛位置和喜起舞大臣人數有所不同，其餘有關司章和進舞人員之出場、行禮、退場順序，以及所立之東西方向等大致相同；以上官書內容引自「漢籍全文資料庫」。
13. 徐瑞蘋、李靜，〈光緒大婚全紀錄：《大婚禮禮紅檔》〉，頁 136-147。
14. (清)昆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卷 56，樂二十六，樂舞十一，頁 1-9。此本《欽定大清會典圖》所載各舞演出細節，較前引各《會典》、《則例》內筵宴裡的慶隆舞稍有不同，待另文析論。
15. 《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記載的揚烈舞演出人員，不使用大、小司舞和大、小馬護之詞，而是衣著特色：「服黃畫布套者，十六人；服黑羊皮套者，十六人，各戴面具……。」（清）昆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朝》，卷 56，樂二十六，樂舞十一，頁 8。
16.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引自「緡云文獻資料庫」<https://fanyun-hunteq-com.erm.library.ntpu.edu.tw:8443/fanyunc/fanyuntm?ID=2&SECU=1102000829&PAGE=main@@1859130968>（檢索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正月 16、17 日進行慈寧宮演禮彩排，「一切均照三殿燕禮樂舞」；25 日，「皇上西嚮，設高坐，待皇太后賜皇酒，跪飲，一如臣工儀。」次日慈寧宮筵宴則是皇后、妃、公主、命婦等參加。《起居注冊》記載出席人員較詳，《實錄》則極為簡略，參見(清)徐致祥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光緒朝》（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7），冊 49，頁 024751-024756。
17. (清)大學士王文韶等，《軍機處檔摺件》，〈奏為慈禧皇太后七旬萬壽喜起舞樂章當經臣等援案奏請臣衙門撰擬二十章恭俟欽定等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 162498。
18. 《軍機處檔摺件》，〈喜起舞慶隆舞各項帶領承應人員名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 145089；《軍機處檔摺件》，〈喜起舞慶隆舞司章人員名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 145091。
19.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引自「緡云文獻資料庫」。另參見王超，〈慶隆舞及其音樂考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6），頁 42；據王超推算，慶隆舞每樂章約為一分鐘，整體中速。本文對於清帝綵衣躬舞的初步認識亦得自王超，惟是否確有一種樂舞的服飾和樂曲有別於喜起舞，且另名為「綵衣舞」，尚需更多史料論證。「綵衣」一詞是清代史料的用字，而非「彩衣」。
20. 林姝，〈崇慶皇太后的萬壽慶典圖〉，《紫禁城》，2015 年 10 期，頁 44-55。

從印象派  
到現代主義

美國  
大都會  
博物館  
名作展

羅伯特·雷曼收藏

THE  
MET

From Impressionism  
To Early Modernism

French Masterpieces from the Robert Lehman Collection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06.14 2025 10.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第二展覽館一樓特展廳

主辦單位：聯誼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共同主辦：時藝 文總 主辦贊助：國泰金控 公共贊助：力鼎文化基金會  
共同贊助：LPGA 大華大投信 WFO Holdings JINS 美術贊助：tsmc 藝文基金會 聯合贊助：EYAR 聯合贊助：中興保險科技 贊助合作：OVO TAPEI OI VOGUE GQ